

溫暖的體溫

林佩芬

試析王鼎鈞「單身漢的體溫」

這一代的年輕人，終日生活在時代的巨輪裏，接受社會所給予他的機械化；用大塊大塊灰色的空白塞滿他們的生命。人，成了文明的附庸，無時無刻不在圍著文明打轉；嚴格地說起來，人已經失去了人的價值；他們沒有過去，沒有未來，沒有記憶，沒有希望，更無所謂思想！

好的文學作品，在於啟發人生，引導生命。文學家所負的使命乃

在於喚起人心深處的那一份共鳴，而使人們得到一種啓示，來完成人類生命中的意義。由這一方面來看「單身漢的體溫」的話，它是相當成功的。

「單身漢的體溫」是王鼎鈞先生於民國五十八年所寫的一個系列短篇小說集。這些每一個都可以獨立的短篇，寫的都是同一個人的種種遭遇；在這些遭遇中，我們可以看到種種的社會現象、時代特色

和一個中國人的心聲；更可以感覺出那種發人深思、啓迪人心的悲憫！

本書的主人翁華弟，是一個大陸淪陷後，隨著政府來到臺灣的單身漢，他思念家鄉，並渴望結婚；雖然，他是一個「異鄉人」，在他所經歷的十二個不同的路程中，他不但是個「臨水照花人」，更是個「使命」的傳遞者；它們分別爲：「土」、「單身漢的體溫」、「不

是純吃茶」、「限時專送」、「孤俠」、「響」、「交心」、「騎在爆竹上的女子」、「報紙推銷術」、「白如玉」、「求婚之夜」、「沒走完的路」。

華弟帶著半瓶「有祖父和父親的汗，有母親的脚印」的黃土「走過了七個省，最後越過臺灣海峽」來到臺灣；有一次，他不小心丟了這個瓶子；在尋找它的過程中，他因中暑暈倒在垃圾堆旁而被送進了醫院。他病了。但是，他堅持只有用他家鄉的黃土沖開水喝才能治好他的懷鄉病。於是熱心的廣播明星爲他廣播尋找黃土的消息，熱心的聽衆爲他寄來各式各樣的黃土；然而，「家鄉的泥土」不是其他的東西能够代替的；華弟所要的，是自己的故鄉……。

單身漢的冬天特別冷，華弟的

體溫低得不能再低；「朦朧中，他聽到母親喚他的乳名，」然而，當他「伸開兩臂，向母親奔去」時，「那距離比想像中長十倍。他的兩腿好像蹬在圓輪上，無論多快，仍留在原來的地方。」

「不是純吃茶」，華弟吃的是比茶更苦更澀的過去。他費盡心力，想把他淪陷在大陸上的未婚妻白璧如接到臺灣來，但出來的却是未婚妻的妹妹——雪如。華弟負起了管教她的責任，但雪如却由於過去在大陸上受到過度的壓迫而盡情放縱地享受「自由」。華弟又是傷心，又覺得恐懼；他拚命地維護他未婚妻純潔、高貴、神聖的影像；不肯讓雪如來沾污她的名字；同時，他仍然不顧別人的勸告，想把他的未婚妻接出來，雖然她「一定不肯出來，她已經結過三次婚，前後生

過五個孩子，頭上也有了不少的白頭髮……。」

「限時專送」送的是十一封不同心理、不同目的的五個人之間的通信。透過這些「人像畫廊」的信件，所有人性中的善良、純潔、愛心、自私、貪欲……等便表露無餘

「孤俠」是一部電影的片名。

孤俠「行俠仗義，濟危扶傾」，「是一位有德的君子，是當今數一數二的好人」，可惜「好人照例要走惡運」，孤俠終於粉身碎骨——「武俠片的名字是殘忍」。華弟的女友珊瑚是參加「孤俠」演出的新星，她抱著純潔的熱情投進電影圈。然而，電影明星必須是「既然入了這一行，當然要利用各種機會把自己弄紅」的人；於是「華弟覺得左小腹被人狠狠搗了一拳，非立刻覺

下腰去忍住腹痛不可。一聲慨歎：『珊瑚，妳的確投進去了，完完全全的投進去了。』」

「響」的故事幾乎天天有人演出。華弟愛聽高跟鞋敲在丁字路上的響聲，而這個可以聽進心裏的響聲却隨著飛波士頓的噴射客機而消失了……

「交心」的矛盾是場永遠也無法圓滿的悲劇。他要結婚，「他說，如果我不結婚，媽媽活得多痛苦」；然而他又說，「如果我結了婚，媽媽是否還願意忍受另外的痛苦？」華弟離家那年只有十七歲，十幾年來，他再也沒有見過他的媽媽，他「努力剋制自己，絕口不談媽媽」，但是，他非常、非常想他的媽媽……

「騎在爆竹上的女子」向華弟求診。於是她那個「赫赫有名的資

本家」的父親為華弟提供的藥方是「結婚」，診金則是數百萬的嫁妝，「使華弟覺得又碰見一個精神病患者」。

「報紙銷售術」的運用可以使「不但零售的報份增加了三十倍，長期訂戶的數字也直線上升」，而這種最能够吸引讀者的「報紙銷售術」無非是「艷屍案」的報導——一個覺得「規矩矩做人有什麼意思？」的女孩，在對「好人」感到平淡空虛之後，對人生中的罪惡部份忽然嚮往，於是，這個可憐的女孩終被罪惡害死。——「罪惡殺死善良，然後法律再殺死罪惡，這就是歷史。」——

「白如玉」是個骯髒的名字——於是，她要華弟為她改成白淑貞。但是「沒有人能忘記我的過去，我只有靠自己忘記過去的自己」

，「在這個社會中，我將永遠赤裸無衣，因此，我不能再在你們眼中生活下去。甚至不能在父母兄弟的眼中活下去。我要到很遠很遠的地方去找衣服。」

「求婚之夜」充滿了「要結婚的恐怖」。因為「我不能住在郊區的小公寓裏，披頭散髮，一面為滿地亂爬的孩子調劣質奶粉，一面用心算平均每天的菜錢」；因為「我在進銀行的那天簽下志願書，日後如果結婚，立即辭職」；因為「我們這些女孩子都有壞名譽，我們都拜金，金錢的魔力把我們打碎、再造」，因為「他的眼力和現實之間永遠隔著一層霧」，所以「我」不能嫁給華弟——「我決不勸你，因為那樣會失去你，我也決不嫁你，因為那樣會失去我」

「沒走完的路」永遠也走不完

——就像是兩條平行線永不相交一樣——褚先生「眼睛裏還彷彿有故鄉風物的影子」，而他的女兒褚環「將來要去美國」。

讀「單身漢的體溫」，不垂淚者幾稀！老一輩的人，離鄉背井，痛苦切膚；其心靈上的滴血自是不消細說。而新生的這一代呢？誠如作者所言：「每一個地方都不是我的故鄉，我是沒有故鄉的人」（見第十五頁，「土」）這是幸運或是不幸？這是悲哀還是幸福？中國泥土的芬芳，中國歷史的美麗，那些重重疊疊的回憶成爲他們思想的背景，靈魂日漸加深的負荷；但是那重量不是這一代的年輕人所能感覺的。這一代的人都是「沒有故鄉的人」。當褚老先生閉上眼睛說：「當我畫這條路的時候，我能聽見家鄉特有的那種獨輪車吱吱輾過，當

我畫這行樹的時候，我又聽見那一陣熱烘烘噪耳的蟬。」時，這一代的人感覺不出來。華弟視如性命——不，比性命還重要——的故鄉的泥土所給予這一代的年輕人的感覺，遠不如熱門音樂親切，他們沒有鄉愁——他們是沒有故鄉的人！

「人人都說江南好，江南才子他鄉老，」這是蘸著血淚寫出來的詩；但是，這一代的年輕人却早已把「鄉愁」視爲一種「美感的經驗」；他們失落，他們沒有根，他們是一個在空盪盪的世界中搖動的鐘擺！在他們的心靈深處，那份對泥土的依戀感是多麼的遙遠，多麼的微妙！他們沒有過去，他們是一羣懸空的孤寂者！

然而，文學作品可以啓發人生，喚起人心深處的覺醒。相信王鼎鈞先生在執筆撰寫「單身漢的體溫

」時，亦是以這份使命自期的；那麼，我們可以說「單身漢的體溫」所帶給人的震撼、溫暖和感動的確是完成了作者所期許的責任。

另一方面，就小說藝術來說，「單身漢的體溫」也有其獨到的一面。它所用來表現主題意識的文字技巧幾近於「化腐朽爲神奇」的境界！

口語化的文字，平凡、平淡、平實中又簡潔有力，融比喻、象徵爲一體。敘述著曲折複雜的情節依舊是輕描淡寫地「隨口道來」，却有其完整的結構和引人低迴的餘韻。「平凡中見功力」，這種筆法實非一般人所能模倣的！而整本小說的「敘事觀點」亦是少有的一種；作者處於一種絕對客觀的立場，全身而退，決不在作品中發表意見；只是在「說故事」，而把所有深沉

的涵意讓讀者自己去去領略，只敘事而不雜有個人的情感，却讓讀者在淚水盈眶時感覺出作者的那份深情！

在高度的文字技巧和引人深思的主題的融和之下，我們可以肯定的說，「單身漢的體溫」是值得讀的一本好書。也許，你會嗜著淚水讀完它；也許，你讀完時會有一種重重一擊的感覺，更會有一種莫名的難受；然而，「單身漢的體溫」所給予人的感覺，是每一個中國人所身受的悲哀、痛苦和激憤；它所挾之而來的感動後的溫暖，決非一般的小說創作所可比擬！

正寶塔與倒寶塔

瀏覽國內的報紙，可以得一印象，國內新聞似乎是「倒寶塔式」的天下，「正寶塔式」不過是偶然一用的變格。倒寶塔式的新聞，內容重點寫在一篇之首，編者便於做標題，讀者便於選擇新聞，排字房排版時也便於刪節，可以說是舉數便，難怪報紙樂於倡用。但廣播及電視的性能，與報紙不同，在廣播及電視的新聞時間裏，倒寶塔式已不再有那么多的優點存在，而「開門見山，雷大雨小」的結果，反而使聽眾觀眾索然失味。從廣播及電視中接受新聞報導，最好像顧愷之吃甘蔗，「漸入佳境」為妙。正寶塔式，也就是內容重點放在後面的一種寫法，比較能夠得到好的結果。

（錄自王鼎鈞著「文藝與傳播」）